

世界文學全集

托爾斯泰：

復

活

梭

羅：

湖濱散記

28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全集

托爾斯泰：

復

活

梭

羅：

湖

濱

散

記



28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復 活

目 錄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四
第三章	一〇
第四章	一六
第五章	一八
第六章	二〇
第七章	二三
第八章	二六
第九章	二七
第十章	三四
第十一章	三八

第十二章	四七
第十三章	五〇
第十四章	五三
第十五章	五七
第十六章	六一
第十七章	六五
第十八章	六九
第十九章	七二
第二〇章	七五
第二十一章	七六
第二十二章	七九
第二十三章	八一
第二十四章	九一
第二十五章	九五
第二十六章	一〇五

第二十七章	一一一
第二十八章	一一五
第二十九章	一一九
第三〇章	一二二
第三十一章	一二七
第三十二章	一二八
第三十三章	一三二
第三十四章	一三四
第三十五章	一三六
第三十六章	一四二
第三十七章	一四六
第三十八章	一五二
第三十九章	一五三
第四〇章	一六一
第四十一章	一六四

第四十二章.....一六九

第四十三章.....一七二

第四十四章.....一七五

第四十五章.....一八〇

第四十六章.....一八三

第四十七章.....一八五

第四十八章.....一八九

第四十九章.....一九一

第二部.....一九六

第一章.....一九六

第二章.....二〇〇

第三章.....二〇五

第四章.....二〇八

第五章.....二一四

第六章.....二一八

第七章	二二一
第八章	二二四
第九章	二二七
第十章	二三六
第十一章	二四一
第十二章	二四四
第十三章	二五一
第十四章	二五九
第十五章	二六四
第十六章	二六九
第十七章	二七三
第十八章	二七八
第十九章	二八一
第二〇章	二八五
第二一章	二九三

第二二章	二九八
第二三章	三〇一
第二四章	三〇九
第二五章	三一—
第二六章	三一九
第二七章	三二五
第二八章	三二九
第二九章	三三〇
第三〇章	三三六
第三一章	三三九
第三二章	三四三
第三三章	三五〇
第三四章	三五六
第三五章	三五八
第三六章	三六〇

第三十七章	三六四
第三十八章	三六六
第三十九章	三六八
第四〇章	三七〇
第四一章	三七四
第四二章	三七六
第四三章	三八〇
第四四章	三八五
第四五章	三八七
第四六章	三九〇
第四七章	三九三
第四八章	三九八
第四九章	四〇二
第五〇章	四〇四
第五一章	四〇七

第五二章	四二一
第五三章	四一五
第五四章	四一九
第五五章	四二四
第五六章	四二五
第五七章	四二九

第一部

第一章

聚集在一小塊地方的幾十萬人，雖然努力去損害他們所居住的土地，雖然用石頭去蓋壓土地，使土地上不生長任何東西，雖然清除一切發芽的草，雖然用煤和石油的烟去污染空氣，雖然斬伐樹木，趕掉一切的禽獸，——在城市裡春天依舊是春天。植物、鳥雀、昆蟲、和小孩，都是快樂的。但是人——年紀大的、成年的人——沒有停止欺騙、苦惱他們自己，並且在互相欺騙、互相苦惱。人們認為神聖重要的不是春天的早晨，不是上帝世界的美——這美是為了一切生物的幸福而有的，是傾向於和平、調諧與愛的；他們認為神聖重要的乃是他們為了互相奴役而自己想出來的東西。

例如，在省監獄裡面，認為神聖重要的不是這個：春天的優美與歡樂是給予一切生物與人的；而認為神聖重要的乃是：在前一天接到了一個編號的蓋印的有題表的文書，要在四月二十八日這天上午九時提審三個囚禁在監獄裡的未決犯——二女一男。有一個女的，是最重

要的罪犯，要單獨提審。於是，根據這道命令，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典獄長走進了女牢的黑暗發臭的走廊。在他後邊，一個面容憔悴、白髮鬚曲、穿一件袖子鑲扁繚的上衣、用藍邊的帶子繫腰的女人走進了走廊。她是女典獄。

「您找馬斯綠娃嗎？」她問，同值班的典獄走到對着走廊的一道門前。

典獄弄響着鐵鎖，打開了鎖簧，推開了室的門，從室內發出了比在走廊上更臭的氣味，他喊叫：

「馬斯綠娃，上法庭！」便又關了門，等候着。

獄室裡面發出了騷動聲：婦女的聲音和赤腳走動聲。

「趕快，啊，快點呀，馬斯綠娃，我說的！」典獄長對着獄室的門大聲說。

兩分鐘後，一個低矮的，胸部豐滿的、年輕的快步子從門內走出，迅速地轉過身站在典獄的旁邊。這女人滿臉是久被監禁的人的臉上的那種特有的蒼白，白得令人想起地室中甘薯的芽。小而寬的手，和大衣寬領上所露出的白而胖的頸子也是這樣的顏色。在這個臉上，尤其是面部的慘白中，是一雙動人的、很黑的、發光的、有點兒腫但很生動的眼睛，有一隻是微微斜視的。她站得很直，挺起着豐滿的胸膛。踏進走廊時，她微微低着頭，對直地望着典獄的眼，她停止着，準備執行要她去做的一切。典獄正要鎖門的時候，一個光頭白髮老婦

人的蒼白、嚴厲、打皺的臉從裡面伸出來。老婦人開始向馬斯綠娃說了什麼。但典獄推門，老婦人的頭，頭不見了。從獄室裡發出婦女的笑聲。馬斯綠娃也微笑了一下，轉身對着門上挖成的小窗子。老婦人在門裡邊面貼窗口，用沙啞的聲音說：

「最要緊的——不要說多餘的話，不改口，就夠了。」

「不管是怎麼一個辦法，不會再壞的了，」馬斯綠娃搖了搖頭說。

「當然，是一個，不是兩個，」典獄長帶着官長相信自己聰明的神氣說。「跟我，走！」

露在小窗子口的老婦人的眼睛不見了，馬斯綠娃到了走廊的當中，用迅速的小步子跟隨着典獄長。他們順石梯走下去，走進了辦公室，那裏已經有了兩個扛鎗的押送兵。坐在那裏的書記，給了兵士當中一個人一件薰染了菸氣的公文，並且指了女犯，說，「帶去。」於是兵士們和女犯下了階梯，走到大門口。

在大門上的小門打開了，兵士們和女犯跨過小門的橫檻，走進院子，走出垣牆，走過城內當中鋪石頭的街道。

車夫、店主、廚子、工人、官吏都停下來，好奇地望着女犯；有的搖搖頭，想着：「這是罪惡的——不是我們的那種——行為所生的結果。」小孩們恐怖望着女盜，並且，只是因

爲有兵士走在她身邊，而她現在是什麼也不會做了，才覺得安心。

女犯感覺到注視在她身上的許多目光，沒有把頭側轉，偷偷地斜視那些看她的人，這種對她的注意令她高興。比牢裡清潔的、春天的空氣也使她愉快，但是不慣行走的穿着粗笨的囚鞋的腳、走在石頭上是痛苦的，她望望自己的腳，極力要儘可能地走得輕。女犯微笑了一下，然後想起了自己的境遇，深深地嘆了口氣。

第二章

女犯馬斯綠的身世是很平凡的。馬斯綠娃是一個未結婚的婢女養的，這婢女是跟着在鄉下的地主家裡做管牛婦的母親過活的。地主兩姊妹都是處女。這個未結婚的女婢每年養一個孩子，——這在鄉下是尋常的事情——孩子受了洗，然後母親便不餵哺那不爲人需要的、非所期望地出世的、妨碍工作的孩子，於是孩子不久便餓死了。

這樣的死了五個孩子。他們都受了洗，後來都不被餵哺，於是他們都夭折了。第六個嬰兒是女孩，是過路的催剛人生的，假若不是因爲兩個老處女當中的一個走進了牛房，爲了乳脂有母牛的氣味而要斥責管牛婦，——她的命運也是一樣了的。產婦帶着美麗健康的嬰兒躺

在牛房裡。老處女一方面爲了乳脂的事，一方面爲了她讓產婦躺在牛房裡，斥責了她，便要走開，但是看見了嬰兒，對她發生了同情心，自願做嬰兒的教母。她替嬰兒洗了洗禮，後來，可憐自己的教女，給了牛乳和錢給小孩的母親，要她餵養小孩，於是小女孩活下來了。因此老處女叫她爲「救下來的。」

小孩三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就生病死了。管牛婦老母感到孫女的拖累，於是老處女們把小孩帶在自己身邊，黑眼的小女孩長得異常活潑可愛，老處女都歡喜她。

兩個老處女年輕的、較慈和的是蘇菲·伊諾芙，她就是替女孩施行洗禮的，年長的、較嚴厲的是瑪麗·伊諾芙。蘇菲·伊諾芙給女孩穿好衣服，教她讀書寫字，希望使她成爲養女。瑪麗·伊諾芙却說，女孩應該成爲女工、好婢女，因此她嚴厲，在她脾氣不好的時候，她責備、甚至毆打女孩。在這兩種不同的影響下，這個女孩長大時，半是婢女，半是養女。她們叫她莎——這聲音沒有克情卡好聽，也沒有克威卡普通，是在二者之間的。她縫紉、收拾房間、用白粉擦聖像、燒煮、打穀、煮咖啡，做輕巧的洗濯，有時和老處女們坐在一起，讀書給她們聽。

有許多人向她求婚，但她不願嫁任何人，覺得她和那些向她求婚的工人在一起生活是難受的，她已被舒服的地主生活養嬌了。

她這樣地成長到十六歲。當她過了十六歲的時候，老處女的侄兒——一個年輕的大學生、有錢的侯爵——來到她們家裡，克裘莎不知怎的竟會愛上了他，兩年之後，這個侄兒上路去參戰時，順道來到他的姑母們家裡，住了四天，在離去前夕，他誘惑了克裘莎，在最後的一天，給了她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走開了。在他走後五個月，她確實知道她懷孕了。

從此以後，她覺得一切都是可恨的，她只想逃避那等待她的羞恥，她不但不能伺候老小姐們，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地發生了這件事，——她忽然地脾氣爆發了。她對老小姐們說了些她後來覺得懊悔的粗野的話，——並且要求下工。

老小姐們，很不滿意她，讓她走了。她到警官家裡充當女僕，但只能在那裡住了三個月，因為警官、一個五十歲的老人、開始煩擾她，有一次，當他是特別有冒險進取精神時，她大怒了，叫他傻瓜和老鬼，並且那麼用力地推他的胸脯，把他推跌倒了。她因為粗野被趕走了。找事是無用的，她快要生產了，於是她住在一個賣酒的鄉下寡婦產婆的家裡。生產順利。但是產婆、到了村上一個病婦家去接生、把產褥熱傳染了克裘莎，於是男嬰兒、被人家送進了養育院，據送他的老婦人說，到了那裡，小孩就死了。

克裘莎住在產婆家的時候，她的全部的錢是一百二十七盧布：二十七盧布是她自己掙來的，一百盧布是誘惑者給她的。她離開那裡時，只賸下六個盧布了。於是她必須找一個工作